

平凡的战位 奋斗的青春

扫雷舰，在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中并不是最耀眼的舰种——大多吨位不足千吨，上面也没有装配炫酷的导弹发射装置……

早期，扫雷舰拖着简陋的木质或钢铁身躯，靠着切割索在危机四伏的航道上，为后续舰队撕开一条生路。如今，随着时代发展，人民海军的扫雷部队也在与时俱进。从人工扫雷到无人设备集群作业，这支队伍前行的步伐从未停歇。

海军某扫雷舰舰长的话触动人心：“总要有人去蹚雷区，我们就是开路先锋。”

扫雷任务并非简单的“发现—清除”过程，而是技术与勇气的双重考验：现代水雷不再只是机械触发的“铁疙瘩”，它们可能装备磁感应、声波、水压甚至智能识别系统，稍有不慎便会造成舰毁人亡。

三级军士长陈军的岗位是扫雷具主控端操作手，他说：“根据水深和环境不同，各有应对方法。对于深水区的水雷，需要投放灭雷具进行处置，然后摧毁。”而在复杂条件下，舰艇携带的灭雷具数量不够时，必须派出反水雷蛙人，用血肉之躯执行扫雷任务。

“在水下近距离接触水雷时，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反水雷蛙人刘日说道：“每一次工具的轻微碰撞，每一下切割铰链的力度，都要小心谨慎。”

现在技术手段这么发达，还要冒这么大风险？曾有新兵不解发问。

老兵注视着船上猎雷声呐、新型灭雷具这些装备，回答道：“工具再先进，反水雷的核心工作仍要人来干。”

声呐兵的判断、作战长的应急预案、舰长的临场决策，乃至每一名普通水兵对异常信号的反应，都可能决定一次任务的成败。

多数时间里，扫雷舰官兵重复着舰艇保养、设备调试等琐碎工作。但这份枯燥背后，是对专业能力的极致追求——声呐兵要记住数十种水雷的回波特征；机电长必须对全舰每一根电缆的走向烂熟于心。水武业务长马守刚的解释很简单：“扫雷不只是拼命，更多的是靠本事吃饭。”

当大型舰艇编队穿越某片海域时，舰上的官兵一定能记得：在那片湛

蓝之下，曾有扫雷舰的声呐脉冲扫描过每一寸海床，曾有蛙人的手套抚摸过危险的雷体……

海上扫雷兵的幸福，最终凝结为战斗简报上的寥寥几字：“扫雷任务完成。”而这也正是这支队伍存在的意义。

记者观战位

海上扫雷兵：在静默与雷霆之间

■于超 本报记者 毕笑天 特约通讯员 付康

特稿

“生死关头，心头涌上的那股血气，才是直面危险的首要武器”

茫茫大海上，海军某扫雷舰大队一艘扫雷舰正缓缓航行，舰上官兵屏息凝神，目光紧盯着声呐屏幕。前方看似平静的海域下，暗藏着足以摧毁战舰的水雷。

“找到这些隐藏的杀手，然后摧毁它们。”第一次执行扫雷任务的下士宗义告诉自己，这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更是一场与死神的较量。

宗义刚来到部队时，视频资料里水雷爆炸时迸出的巨大水柱，让他感受到扫雷任务的危险。之后的日子里，他反复背记操作手册、一遍遍练习应急处置流程，就是为了直面雷场的这一天。

感受到手心渗出的细汗，宗义回过神来，快步走向舰艉，开始与战友们一起检查扫雷具的状况。这些精密设备将是他们对抗“水下死神”的重要武器。

“风向偏北，风速……”耳畔传来当天的海况参数，这些数据对扫雷兵而言极为重要，会影响扫雷具投放安全。

“发现可疑目标！”随着轰鸣的机械运转声，扫雷具缓缓浸入海水中。一级上士王健飞专注地盯着显示器，按照惯例，扫雷具成功捕捉到水雷后，会切断锚雷的锁链，随后水雷上浮海面，被舰炮击毁。

然而，这一次大家等待许久，海面上仍不见水雷踪影。舰上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回收扫雷具！”舰长果断下令。

当钢索被一点点拉回，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扫雷具和锚雷的锁链死死绞缠在一起，受水下暗流影响，本该上浮的水雷现在反而被拖向舰艉，距离越来越近。一旦触碰，后果不堪设想。

舰长果断下令停止回收，派出小艇前出处置。

此刻，宗义回想起训练时班长说过的话：“扫雷兵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发现水雷的时候，而是处置出现意外之时。”

现在不该犹豫！他立即按照预案跳下小艇，一步步接近那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水雷。宗义的身体随着波浪摇晃，但他的动作稳稳当当。在战友们的配合下，他精准地利用割刀切断了绞缠的锁链。

扫雷具安全回收……回到舰上时，宗义发现自己双手还在微微颤抖。

“开火！”不久后，舰长发出指令。看着水雷在海面上炸出的巨大水柱，宗义才明白训练教学与现实的差距：“更震撼，也更让人后怕。”

对扫雷舰官兵来说，他们每次执行任务都要面对这样的生死时刻。

水武业务长马守刚看着宗义，仿佛看到自己刚接触扫雷时的样子。这些年，马守刚和战友奔雷场、闯难关，带领团队清除不同类型水雷，发生的险情历历在目……

“宁可我们触雷，也不能让主战舰艇触雷。”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扫雷官兵的真实心声。

多次直面生死，现在还会感到害怕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马守刚讲起了扫雷前辈周春起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徒步探摸水雷的故事。“当然会怕。但生死关头，心头涌上的那股血气，才是直面危险的首要武器。”他的话语中透着坚定。

战果“一鸣惊人”，但扫雷兵的勇敢是无声的。老兵们常说，扫爆水雷时发



图①：扫雷舰编队航行。
图②：扫雷作业。
图③：反水雷蛙人在水下搜索水雷。
杨浩摄

出的巨大轰鸣声，是独属于他们的褒奖。

海面上，当其他舰艇劈波斩浪驶过，一声悠长的鸣笛划破海空——这是海军特有的礼仪，向海上的扫雷舰致敬。

这声鸣笛伴着海风，吹走了宗义和战友们疲惫。那种奇妙的感觉又涌上心头：紧张、恐惧、无畏、自豪……所有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最终化作了嘴角的一抹微笑。

“我们把后背放心交给彼此，是为了有朝一日在战场上，也成为其他舰艇的可靠后背”

战舰远航万里，需要战位上的每个人协同配合，如同齿轮般精准卡位。这一点，扫雷舰上的官兵早有共识。“对我们来说，战位没有‘主角’和‘配角’之分。”某扫雷舰舰长说。

在海面之下，这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不久，杨福龙发现自己移动困难，他低头一看，发现脚踝被渔网缠住，动弹不得。曲斌察觉异样，一边帮忙调整潜

扫雷如同“刀尖跳舞”，但它绝非个人能力的表演，而是一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那年，某海域发现一枚未爆鱼雷，需立即清除。由于水下条件复杂，暗礁密布，扫雷舰无法实施猎扫，只能出动反水雷蛙人。指挥员一声令下，蛙人们一个猛子扎进冰冷的海水。

水下，蛙人们互相照应，分组在礁石间寻觅鱼雷；水上，橡皮艇上的战友们紧盯着海面，时刻观察信号绳的状态。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

突然，一个暗涌打来，蛙人曲斌没有站稳，差点浮力失控。所幸身旁战友杨福龙眼疾手快，一把托住他帮忙稳定了身体。曲斌惊出一身冷汗：由于鱼雷的危险性很高，水下排雷时动作要十分精准，稍有不慎便会意外触雷。

在海面之下，这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不久，杨福龙发现自己移动困难，他低头一看，发现脚踝被渔网缠住，动弹不得。曲斌察觉异样，一边帮忙调整潜

水装备，一边用潜水刀切割渔网。“冷静，跟着我。”曲斌一把稳住杨福龙的肩膀，这是他们多年的默契。

上浮后，杨福龙坐在橡皮艇上摘下装备，大口呼吸，心悸之余感到了一丝庆幸：“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相信你的战友。”

由于扫雷工作的高度危险性，要求每个岗位协同配合，作业流程环环相扣——机电兵守护着主机，保证战舰在关键时刻有动力顶上去；声呐兵聚精会神监测信号，把好扫雷的第一道关卡；航海长精准无误计算水文数据，避免战舰误触水雷……

“在高危高压的环境下，更能锻造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某扫雷舰大队领导说。

生死与共靠的是过硬实力。他们利用夜训时机，让操控手讲解雷达战位协同要点，声呐兵演示与扫雷区队联动流程，通过角色互换打破岗位壁垒；开展红蓝对抗，锤炼快速决策和协同处置

硬功……

生死与共离不开沉稳心态和默契配合。他们依托模拟训练系统，构建逼真雷区环境，让官兵在沉浸式训练中锤炼定力；注重强化团队协同演练与任务复盘，在明确分工、高效协作中消解不确定性；随机抽取特情，要求各战位快速提交应急联动方案，现场推演优化流程……

在一次次电光石火的配合间、一场场热火朝天的总结复盘中，扫雷舰官兵心头都铭刻着一个词语：我们。

日常工作生活中，他们磨合得越来越默契，相处亲如兄弟。进入雷场时如果有人紧张，旁边的人只会默默拍拍他的肩膀……

暮色降临，某扫雷舰官兵整装待发，翌日将奔赴陌生海域参加演练任务。舰长看着甲板上斗志昂扬的官兵感叹道：“我们把后背放心交给彼此，是为了有朝一日在战场上，也成为其他舰艇的可靠后背。”

日常工作中，他们磨合得越来越好。

在某扫雷舰参加海军无人反水雷竞赛性考核时，三级军士长郭帅和二级上士刘宗奇因为回收灭雷具的操作流程起了争执：坚持既往操作，无法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回收流程，谁来保证装备安全？

这次争论，折射的是转型背景下扫雷兵的思考：当既往经验与新形势、新要求发生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做？

经过充分研判，舰领导吸纳了两人的想法，最终决定调整副操作手所处位置，下放回收操作权限，优化灭雷具回收路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效缩短了猎雷时间。

赛场上，他们一举夺魁，并创造了某项水下灭雷纪录。看着眼前的成绩单，回想起备赛时的争执，郭帅有感而发：“如何调整？如何创新？一切都应当以实战需求为导向。”

今年9月3日，大队组织官兵观看阅兵直播。看着线条简洁舒展的先进装备，大家感到自豪之余更有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我们要练强自身本领，发挥出装备的最佳性能，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海疆和平安宁。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展望未来，这些年轻的官兵，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神采。

使命之重

■海军某扫雷舰大队二级上士 王立刚

18岁那年，我满怀热血登上扫雷舰。第一次听人说我们是“海上敢死队”时，还不太明白。直到有次执行任务，路过的驱逐舰官兵列队向我们敬礼，我才感到肩上这份使命的重量。

第一次看水雷爆炸的场景让我终生难忘：一声巨响，海面炸起几层楼高的水柱，整艘舰都在颤抖。我死死抓着栏杆，却发现老兵们都镇定自若地继续工作，就像什么都沒发生一样。

教导员的身影，深深触动了我。每次发现水雷，他总是第一个冲上最危险

转型之路

■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干部 张家保

我的舰位，那里离爆炸点最近。“我是党员，我是指挥员，最危险的地方我不上谁上？”他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这些年经历过多少次扫雷任务，连我自己都数不清了。每次巨响传来的时候，内心的恐惧其实从未消失，但我们也更明白：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现在的我早已懂得，“海上敢死队”不是什么悲壮的称号，而是我们对这份使命最朴素的理解——用生

命守护生命，用勇气开辟航道。

战位亲历

无人艇灵巧地穿梭在雷区，传回的图像清晰地标出了每个水雷的位置。它们能去我们到不了的地方，干我们干不了的工作。

去年，我们大队在某反水雷竞赛性考核中拿了冠军。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我队转型之路的肯定。相比于前辈，虽然我们执行任务时有了更安全的方式，但核心工作仍要人来完成。

未来的海战一定会变得更智能，但我知道，不管装备怎么变，扫雷兵的使命永远不会变。

(杨浩整理)